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彚選卷一百八十七

詳校官中書臣呂光復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劉本立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八十七

明 賀復徵 編

制策三

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策對 唐沈亞之

對臣伏念目之包明其在昏夕之時則與盲者等及屬日蒙光乃能辯玄黄披萬類傑智之才其處濁俗之中則為愚者混非遭聖偶時安能調陰陽育萬物其理一

也盲者雖蒙光莫能視愚者雖蒙聖莫能智其理一也故舜禹翔其光於上益稷之徒周其視於下其由懸白日而省離婁也三代以降君之光微臣之智狹見其手而迷其足睹其前而昧其後其由舉燭螢而臨庶目也今陛下神光動天鑒彼幽塞猶懇理有未至故親省羣言而臣瞽愚非能踰於智傑副陛下之清問臣以相與貢臣以賢良應詔徵臣所冒非任當伏竄棄之尤不足以塞罪乃輒伏進所言伏讀睿問周視聖旨見陛下思

天災之病也臣愚以為皆由尚書六曹之本壞而致乎
然也今請統而條指之睿問有念人俗之凋訛及於卒
乘之數貨幣之資臣請以今兵部戶部之壞舉之睿問
有思才周於文武本固在於士農臣請以禮部工部之
壞舉之睿問有欲以辨行之真偽臣請以吏部之濫舉
之睿問有朝廷之闕臣請以刑部之失舉之睿問有四
方之弊臣請以山東隴右之急奏之伏願陛下詳臣之
言察臣之志無以臣微而輕其奏也臣聞周設六官以

統百辟立國八百年由綱之不絶於所制也太宗龍興革魏晉之殘政修法度立中事設尚書六曹以叙班文武以條系天下號令既布而萬方從矣愛其人若愛已之德保其黎庶若保幼子恐有墜也明四目以先其視指其未見者也達四聰以先其聽喻其未聞者也尊賢之言而為視聽視聽先張則黎庶不陷於災害而康泰矣後代雖有盜臣姦黨而終不患敗亡由綱之不絶於所制也夫尚書六曹之設猶人之有六腑也耳目口鼻

之樞繫於元首手足之用關於肘膝其血氣根脈皆統於六腑符而命之然後能動用失其用者非邪則眩夫人莫不尊其首以足司其所履指司其所執百體之司各勤其用則首安其尊而不勞首之處身猶君之居上也百辟以位則君安其尊而不勞明矣今尚書六曹外雖備其官而中實謬令人俗凋訛者其由戶部之綱不理也昔戶部其在開元最為治平當時西有甘涼六府之饒東有兩河之賦仰給之卒不過四五帥其餘利殖

所入盡與齊人四十年間富庶滂洋之若是及一日上恃昇平之久相肆威驕之狠直言得死諛色獲進轉掌之間清蹕廵於巴蜀矣今西凉為虜兩河為兵盡開元天下之兵不過當今數郡之卒勝衣之農而百徭出矣鞭役重繁不勝於籍摧之不顧其害刑之不問其深吞漁衆多欲無凋耗不可得也兵部之選武士亦謬矣夫試射百中為重馳射次之馳戈亦次之此武夫賤者之宜業也而真者百無一焉其餘盡買豪奸之革役者以

侯冒入畜戈戲馬者亦得中名則估肆富人之子弟彼安能致武之所用顧欲占籍自恃以逭徭於鄉閭耳而欲卒乘貨幣之充彊臣未見也今兩河之間至於幽薊連屬西邊北邊而仰給之卒多於其土之齊人十九在兵部者所操曾不能制一校尉而况紐其綱乎古者兵農之一體也三時務農一時習兵故春耕而夏植秋藏而冬講武誠願使兵部之綱紀根於古道之要兵部之令加於將帥之臣則本久益大矣何卒貨不充於古哉

今禮部之得進士最為清選而以綺言聲律之賦詩而擇之及乎為仕也則責之不通天下之大經無王公之重器今取之至微而望之甚大其猶繫陋缶而望曲齊於韶頀也今仕進之風益壞矣必以陰詐為朴㑒明為狂顧以武為汙矣而況燕學乎陛下何不令禮部之臣督其所業雜考其所能則人可化矣夫惟博大之士為能兼學耳夫持綱舉維非博大之士不能也夫求博大之士非竭誠不能也故殷宗之竭誠於神神感於夢而

得傅說周文之竭誠於氤氤感於兆而得太公陛下如能用殷周之誠而求之何患用才之不至矣今工部之綱不舉其由百工之不條理焉且務於捷濫則能速壊惑於邪巧則多改作速壊相仍改作無已欲使財費之不窮工力之不竭臣未見也夫堯之功與天比覆居於土階之上蔭於茆茨之下土簋而具禹親勤理水而卑宮室是二君者非不能極巧侈之端故能陋而無猒蓋欲使天下之人自然而儉易從也而周官百工之職載

於六職之書詳矣其後昏君亂主未有不極游觀之樂窮巧侈之娱恣羅紈之靡雖有生植之樂不足充虞人之我雖盡隴畝之農不足塞百工之役雖竭蠶婦之勞不足給綺綵之廣秦隋之末君不如此不足以隳宗社今仕家不著籍於鄉閭亦已久矣則農夫唯恐它業之不容於趨也安肯顧隴畝而戀其本哉伏願陛下仰堯舜禹之聖敬畏秦隋之敗奢念漢文之節儉凡在百工之用闗於將作内作技同者必使統於工部以觀制作

之度使勞費之怨不起於下人則堯聖禹明周規漢儉唯陛下擇耳何止士農之固業哉今吏部之補吏歲調官千餘其試以偶文儷語之書程以二百字為準考之能否以定取舍直使其人真能然尚何以補況十九皆偽人乎以此而求其實不可得也且昆吾之利莫邪之才雖巧用不能雕咫尺之木鷙鳥之羅雖善掩者不能拘蚊蚋如使恢宏博大之士裁心鏤舌於此辭而其道安可見乎陛下何不命羣官立於朝者歲各貢其所知

各以其所長試之各以其器任之不勝其任者罪罔上
闕其貢者罪蔽賢而洽聞者爵逾次禮部吏部以時舉
籍刑部督其不察如此則人人爭好賢人人務克已何
患乎真偽不可辨哉今朝廷之闕衆多其最急者刑部
刑部之綱不舉其由賞罰之不信勅命迭降而其肯相
違故有行之於今日而廢之於明日罪之於此而赦之
於彼是慢易欺詐之數耳欲無枉撓不可得也誠頗斥
其煩苛去其相逾則人人易守難犯然後命儒賢究掌

之不明於此者不得為刑部之官無令猾賊之徒輕身重貨竊法以自弄如此則清矣賞信刑果則遠罪修已之風序令非止於闕蓋將病且痼矣夫病者其在皮膚則易也六腑已謬氣非所經而其體痼不亦危乎臣請以醫方之言諭國之病伏惟陛下察焉臣聞良醫之理痼也陳以奇方伐以猛餌外以針火導其血絡藥病相攻戰於其中及痼解病瘳六腑亦憊於是竭良藥以材調德膳以味從而補之然後六腑平百體正内彊而外

和矣夫世之愚醫則不然必使病勝而形羸不危其身者稀矣三公六曹國之六腑也果刑信賞國之筋絡也九州百郡國之四體也四夷八蠻國之外膚也驕荒淫異國之痼病也嘉謀長算國之奇方也彊將勁兵國之針火也禮樂法度國之德膳良藥也夫百骸居於外六腑列於內相假而成生相致而動息本為一身也及一腑失理容而不攻其久日大攻而不除其久為痼除而不補其久復發為瘵雖矣臣以為天寶貽痼始於一支

而容之浸及百體幾危其形玄宗肅宗除而不終痼及興元德宗之時又無良臣可進内強之術而攻不克先皇攻於除而不攻於補今乃復發於幽薊居國之左右又有西戎之癘居於内掌之膚涉腕逾肘今已及肩何以知其自掌而及肩也以安西至於涇隴一萬二千里其間嚴關及重阻皆為戎有由此知其及肩也則王畿界戎無五百里比肩之去唉能遠乎奈何容而不除也此皆發於中朝之闕而流其病也若四方之獘莫若山

東隴右之急闕若武備之不至又請詳舉之夫聖人父母萬物必體天地之功故以陽為文教極其光明也以陰為武備盡其肅厲也夫陽盈則韜而陰藩之陰盈則復而陽濟之故能相理而不亂五月陽盈使一陰居其間明正陰之有位而益陰不生也故聖人因之以武備至於十一月陰盈已將來之陽可大可久也故外作雪霜以厲之恐僭陽之過也内容燠而養之使其為文為光也故聖人因之求賢以為輔雹凍霜雪禁其焚燕陰

用也故聖人因之以正刑雷風為前驅蕩其所不通溫
光從而暘之陽德也故聖人因之以文宥是以聖人之
德文雖先而武備不去前年淮夷擒齊魯滅常山死幽
薊歸臣未見制法有方法也而議者且以為兵可戢也
遂用羸將守常山滯儒臨薊北不旋踵而賊氣復作矣
伏願陛下慎動誡盈無傷陰之大候且行化在便人舉
兵在立勢夫百斛之車百蹄之牛不能搖其轂如措之
峻岅之上擾之力者不盡數牛及轟然而還則牛足之

運不給輪犇矣此立勢之樞也今幽薊之兵其由病者之再病也人虛而彊履獨有立勢而誅之立勢之急在於聚威於深棣實力於滄定然後以趙魏臨常山環兵而攻之則冀馬之蹤不望合於燕跡矣以太原之師入薊丘則易水之東左臂不能傍運矣此拘燕因冀之方也如其擒縱之法出於一時者則在名將而用耳如其威不聚於急力不實於危雖有名將不能為也陛下見西制戎北制敵壁壘之勢盤連交錯兵甲之多賞勞之

厚以為戎敵之畏此而不敢犯塞今以刑賞之不信也而戎臣以自入士卒虛名占籍者十五不啻日夜飛壁走銀繒市言唯恐田園陂池之不廣也簪珥羽鈿之不侈也洞房綺闥之不邃也不如此不足以積怨勞卒及寇來則必固壁閉兵無敢出擊者如近日戎戈東刃陛下將安倚乎今北敵猾夏猶已事嫁矣而西戎之虛盟安足信之不可無虞也夫人性有勇怯地形有險易勇怯可以習制制之以刑則亡怯樂之以利則亡怯惜之

以勢則亡怯假如涉險利彊弩以持重者據之平陸利騎戈以捷手健蹄者兼之此得勢而亡怯也今士卒之獲戎者得其馬羊牛橐畜及衣裝寶絡皆與之無令有所奪奪此顧利而亡怯也蒙兵失律者皆誅此畏刑而亡怯也如此而用勇倍百矣臣嘗仕於邊又嘗與戎降人言自瀚海已東神烏燉煌張掖酒泉東至於金城會寧東南至於上邽清水凡五十郡六鎮十五軍皆唐人子孫生為戎奴婢田牧種作或聚居城落之間或散處

野澤之中及霜露既降以爲歲時必東望啼呼其感故
國之恩如此陛下能不念之臣意西戎今冬當踰河拒
北兵明年必大入靈武寇西城先擊監宥誠能因此時
詔寧隴邠涇及南梁皆會兵討事獨得以老弱留護城
其它少壯及騎士皆持裝佩鹽糗令邠寧涇原軍皆出
平涼道彈筝邠寧軍北回崆峒守蕭關涇原軍西遮木
硤關鳳陽軍逾隴出上邽因臨洮取鳳林關南梁軍道
鳳陽逾黃花因狄道會隴西得其利則擊因其牛羊足以

供具各以輕騎入賀蘭撫諭其遺人飛聲流勢延闕西則故地盡可得也如此則王畿之内安有警烽之慮哉臣故曰四方之弊莫若山東隴右今策臣之目曰直言極諫則言無所不直直不恩於罪也若諫無不極者今皆不盡臣之一二焉何者荅問之所及或未利於國臣雖欲漏之而不觧則恩執事之臣不宿也睿問之所不及者當臣之所蓄或有利於國臣雖欲奏之臣恩罪言於非宜也而况晦寒之晨夼光

馳曜之下筆之條奏拘以文陳乎臣所以憤懣之誠百不及一二也豈無異日而顧問哉伏惟陛下察焉謹對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策 穆質

對臣聞帝王之理殊塗而諫諍之道一致五諫之要同歸而直諫之用為急今朝廷之不聞直聲久矣伏惟陛下採唐堯師錫之義降禹湯罪己之詞詳延直臣博求失政自近古已來憂勞思理未有如此其至者且何患乎不得為堯舜而已若欲陛下之德與天比崇欲陛下

之名與天無極斯乃天之意也臣之志也不然者臣當
退從作者七人之八耳孰為來哉制策曰上古有道之
君垂拱無為以臨四海不理而人化不勞而事成星辰
軌道風雨時若邈乎其不可繼何施而臻此歟三代以
來制作滋廣異文質之辨明利害之鄉威之以刑導之
以禮敦其俗而彌薄防其人而益婾豈澆淳必繫於時
邪將聖賢間生而莫之振也臣聞三皇以道化五帝以
德化故曰修已以安百姓垂衣而化天下矣天何言哉

帝何力哉無為而已遂性而已至道既往至德寖衰而
三代之主先之以禮義故有法度之制質文之變髙其
隄防崇其刑辟不臻大化迄可小康上古之君三代之
主教道既異勞逸自殊則知理之盛衰皆德所致效在
德有優劣非時有澆淳繼三代者其降殺可知矣制策
曰朕祗膺累聖之業猥居兆人之上虔恭刻厲如恐墜
失憂濟庶務夕惕晨興臣聞舜禹日兢湯武日業皆前
代帝王之所以為理憂勤之至也竊聞陛下憂勞大道

勤績庶務無大無小必躬必親靡不闗心靡不經手勤亦至矣憂亦至矣然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獘古人云人生處代如白駒過隙耳何忽自苦如此又陛下一則罪已二則罪已若然者復何用宰相乎何用有司乎制策曰惟永前王之典謩是則仰大禹以崇儉法高宗以求賢興夏啟之征作周文之伐旌孝弟舉直言養高年敦本業均平傜賦黜陟幽明勵精孜孜勤亦至矣然而浮靡不革理化不行暴亂不懲姦犯不息五教猶鬱七

臣未臻鄉黨廢尚齒之儀蒸黎無安土之志賦入日減
而私室愈貧廉察愈增而吏道愈濫意者朕不明歟勢
不可歟何古今之事同而得失之效異也思欲剗革前
弊創立新規施之於事而易從考之於文而有據備陳
本末將舉而行臣聞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陛
下追惟前王之典謩是稽古之道也然陛下師古為理
也欲何為乎為皇乎為帝乎為王乎驅天下之人欲令
歸忠耶歸敬耶歸文耶漢文帝以清淨為宗近稱刑措

漢宣帝以刑名律下亦謂中興自古以來未有不舉綱而目正不澄源而流清者矣此亦陛下熟聞之矣是憲是則之宜更申明之使在下者有所趨也臣聞大禹稱三王首者以其卑宮室菲飲食裕人克已儉之至也其道湮沒不嗣久矣惟陛下獨能師而行之苟綸言之可復則天下之可化所謂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者也臣聞自古求賢各以類至三皇師其臣五帝友其臣三王臣其臣欲為皇則行事師之禮欲為帝

則行取友之禮欲為王則行取臣之禮自昔哲王則有感夢而行傅巖惟肖則有協卜而出渭濱親載則有畢辭以厚禮湯命五返於處士則有可就不可屈備獨三顧於草廬此皆陛下備聞之矣臣竊見國家取賢之道其禮部吏部失之遠矣則制策之舉最為高科以臣言之不得無獎且陛下弓旌不出玄纁深藏無聘問之先有投刺自媒者無軟輪之禮有躡屩而來者支離於京闕會計於有司又廣張節文妄設條格禁御約束隣諸

盜賊防賢之意甚於防姦崎嶇困辱曠日永久然則一覩天顔一承聖問臣恐皇王佐略不可由此而致也今之所得者乃臣輩瑣瑣者耳彊名曰賢賢者固如是耶厚顔包羞臣竊自笑則高宗求賢之意似或不然此乃國家最樊之務伏惟陛下加思重而慎之陛下文可經天地武可定禍亂我武載張則河壖亡命之冠既以指朝自滅我文載修則淮瀕逋逃之醜可以不日自來道冠古今功格上下夏啓周發曾何足云陛下旌孝弟而

孝弟未能化人旌之未得其實也舉直言而直言未得上達舉之不以其人也養高年則廢禮已久未有聞焉敦本業則失農者多鮮有勸者平均徭稅而怨嗟日生姦贓之吏未去也黜陟幽明而善惡同貫考課之法未精也陛下師崇儉之遺訓則浮靡何患不革前王之典彝必用則理化何患不行化行則暴亂懲奸犯息然後禮義可浹五教自宣矣七臣者豈非孝經所謂天子有争臣七人乎今朝廷列官致位有以諫為名者左右前

後拾遺補闕其數甚衆不止七人使陛下有未臻之歎其過將有所歸矣以陛下養高年之禮著於上則鄉黨不廢尚齒之儀均徭之法行於吏則蒸黎有安土之志安土則樂業樂業則務本務本則興農興農則家給家給則賦不減而人不貧矣吏道愈淫者吏不精也臣竊見吏部課最者遺其實以資歷為優試材者失其本以書判為上加以檢驗滋章簡牘繁揉瞶眊淹滯吏緣為姦吏雍於上權移於下胥徒末品得擅官府所以財賄

公行不殊市道量職求直價若平準古則為官擇人今則為財擇官反古害今其獘如是又有通經之目試文之科不同歸於吏部選之至於此雖廉察日增固不及也若剗革前獘明詔固當疾行創立新規微臣以為不可且烈祖之憲章未改前王之法度粲然德輶如毛在克巳而巳何必改作然後成功因人之欲順天之時則易從行古之道得理之中則有據制策曰自頃陰陽舛候祲沴洊興仍歲旱蝗稼穡不稔上天作孽必有由然

屢為凶災其咎安在傳曰時之不乂厥罰恒暘又曰堯湯水旱數之常也二者相反其誰云從人靡蓋藏國無廩積朕屢延卿士詢訪謀猷至乃減冗食之徒罷不急之務既聞嘉話亦已遂行而停廢之餘所費尤廣欲轉輸於江徼則遠不及期欲搜粟於關中則擾而無獲節軍食則功臣懷怨省吏員則多士靡歸中心浩然罔知攸濟臣聞旱蝗者稽諸洪範為言不乂之罰也言之不乂令之不信也言者西方金也金失其性為木所傷水

東方少陽古云陽騰所以為旱陽既亢極氣又鬱蒸則介蟲為孽螽斯為害臣見比年旱蝗為害已甚矣則洪範之徵亦明矣無乃陛下詔令不信乎抑又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其握兵者不本乎仁義貪於殘戮人用愁苦怨氣積下以傷陰陽之和也則國家兵先於河北旱蝗隨之次及河南旱亦隨之次關中關中又蝗旱既仍歲蝗亦比年無乃陛下用兵者不詳其道也臣謹稽古典參於歷代禳除異術祈禱多門至若貶食省用稼穡

圭璧求邪於幻術覬福於釋流土龍矯首於通衢羣巫分袂而鼓舞此又從人之欲也至若兩漢舊儀三公當免卜式著議弘羊可烹此又一時之事也然俱非救旱之本去災之道則有一郡一邑一宰一牧勤恤人隱精達神明或以身禳或以心禱蝗且出境旱不為災牧宰之微尚或臻此況陛下尊為天子德為聖人神動而天從氣使而時變至誠所感何往不通臣伏見陛下去年八月二日所下德音避正殿而不居損常膳而不御議

獄緩死掩骸埋胔詔文始書害氣將究詔書始下和氣自生故不旬朝之間兇渠殲殄兵革偃息甘雨荐降氛災自銷天之監人也明矣速矣然陛下之德有以動天天且不違況於鬼神乎若堯湯之災隂陽之數此則先儒之言略矣小臣不敢傳疑惟洪範之徵言也謹而言之陛下鑒之可也臣聞堯之水湯之旱而國無損瘠者蓄積多而備先具也今國家或時不雨一歲不登堯湯比之懸矣人至困竭國為空虛者備之不早頃所以賦

斂無極怨讟日盈權須詭求朝令夕具豈不以兵食乎今蒲同勞師既還關輔生人纔息不急軍食不煩軍須則捜粟關中重擾未可轉輸江徼雖遠可期關兵食以廩儲雖節食猶慮費用者多則功臣何因而懷怨擇賢才以實官雖省員猶慮曠職者衆則多士何憂而靡歸臣聞方内之理亂由君上之所執上有所執則下有所守臣竊觀國理似或不然無可久之圖無常備之制用無本末舉無條綱任運而行應急而化若虛舟之觸用

濟江河如亂絲之棼望成綸綍所以遇運則福至遇厄則禍生遇歲惡則勞遇歲豐則逸坐迎天命不闗人謀聖心浩然罔知攸濟者乃彝倫不叙之故制策曰予大夫藴畜材器通明古今副我虛求森然就列匡朕之寡昧拯時之難災異志直書毋有所隱此乃陛下厚禮衆君子之意臣微曷足以當之若臣者生為唐人馬牛之齒甫以壯矣道不得行身不得遂陋矣淺矣與螻蟻何異然詩書天人之際皇王經緯之道三墳六經九流百

氏前王沿革之要歷代興王所由既嘗經之於心頗亦
備之於學雖未之究可略而言至若時政之損益任賢
之得失刑辟之有輕有重生人之或利或病臣又耳或
有所妄聞身遠與寡莫為之先且無因至陛下言之爾
皇天后土宗廟社稷實宜知臣之心每用憤發悃款隱
憂臆激於肝血藏於髓思有以一陳之久矣蒙陛下開
天地之德降雷雨之施深詔執事旁延郡國俾有賢良
方正直言極諫之舉臣也幸苟有志人乃舉之此亦上

天降祐皇唐使陛下錫臣故令得有路索言之於上也若賢與良則臣豈敢惟諫與直或有可觀言不直諫不極是微臣不忠之罪孤陛下虚聽之德也如至忌諱挾誅誹謗附律脯醢淫戮鼎鑊濫刑此乃昏主暴君亡國之具亦陛下之所明之故臣不復有虞於聖朝耳是敢竭慮極愚指陳其切是邪納而行之非也容而宥之所謂言之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也謹對

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策　元稹

對臣方病近古之策不行而陛下言及之是天下人人之福也微臣其敢忍意而不言乎且臣聞之古者以言賦納豈虛美哉盖用之也是以益賛禹而班師說復王而作命斯皆用言之大畧也洎漢文帝羞不若堯舜始以策求士乃天下郡國有賢良之貢入焉鼂錯而已至武帝時董仲舒出然而卒不能選用條對施之天下夫用其策不棄其人以其利於時也得其人而棄其策又何為乎若此則徒設試言之科而不得用言之

實矣降及魏晉朝成而暮改之不暇又惡足言其策哉我唐列聖君臨策天下之士者多矣異時莫不光揚其名聲寵綏其爵禄然而曾不聞天下之人曰某日天子降某問得某士行某策濟某功抑不知直言之詔屢下而直言之士不出耶亦不知直言之士屢出而直言之策不用耶今陛下肇臨海内務切黎元求斥巳之至言責著明之確論斯命說代言之盛意也微臣何足以奉之然臣所以上愚對皆以指病陳術而為典要不以舉

凡體論而飾文詞事茍便人雖繁必獻言茍諧理雖鄙必書固不足以副陛下懇惻之誠庶可以盡微臣之獻替耳伏願陛下以臣此策委之有司茍或可觀施之天下使天下之人曰惜哉漢文雖以策求士迨我明天子然後能以策濟人則臣始終之願畢矣如或言不適用策不便時則臣有瞽聖欺天之罪將寘於典刑陛下固不得而宥之矣亦臣之所甘心伏讀聖策乃見陛下念禮樂之寖微恤黎人之重困責復盛濟艱之術酌推恩

寓今之宜斯皆當今之急病也微臣敢不别白而書之
昔我高祖武皇帝撥去亂政我太宗文皇帝韃橐干戈
被之以仁風潤之以膏露戢天下之役而天下之人安
省天下之刑而天下之人壽通天下之志而天下之氣
和悉天下之衆而天下之衆理理故敬讓之節著和故
歡愛之化行是以革三王之所因蕪六代之所舉稱至
德者舉文皇以代堯舜豈異事哉誠有物以將之也明
皇帝即位實號中興方其任姚宋而名賢能也雖禹湯

文武之俗不能過焉四十年間刑罰不試人用滋植四海大和於是舉升中告禪之儀則奉泰山而秩嵩華舉東巡西狩之典則宅咸鎬而朝洛陽禮既畢行物亦隨耗天寶之後征戍聿興氣盛而微理固然也曩時之乳哺而有之者一朝為兵殲之兵興以來至今為梗兵興則户減户減則地荒地荒則賦重賦重則人貧人貧則逋役逃征之罪多而權宜之法用矣今陛下躬親本務首問羣儒念禮樂之不興歎昇平之未復是誠天下之

人將絶復完之日也微臣何幸而對揚之微臣以為將欲興禮樂必先富黎人將欲富黎人必先息兵革息兵革之術臣請兩言之夫古所謂銷兵革者非謂幅裂其旗章銷鑠其鋒刃而已也蓋誠信著於上則忠孝行於下敬讓立於内則夷狄和於外夷狄和則邊鄙之兵息敬讓立則爭奪之患銷爭奪之患銷則和順之心作和順之心作而禮樂之道興矣此先王修政戢兵興禮樂富黎人之大略也陛下必欲責臣以詳究之術臣又請

指事以明之夫食力之不足雖神農設教天下不能無餒殍之人矣是以古之不農而食之者四而已矣吏有斷獄之明則食之軍有臨敵之勇則食之工有便人之巧則食之商有通物之智則食之是四者率皆明者勇者巧者智者之事也百天下之人無一二焉苟不能於此者不農則不得食不織則不得衣人之情衣食迫於中則作業興於外是以游食者恒寡而務本者恒多豈彊之哉彼易圖而此難及也今之事則不然吏理無考

課之明卒伍廢簡稽之實百貨極淫巧之工列肆盡蕉并之價加以依浮圖者無去華絕俗之貞而有抗役逃刑之寵戎服者無超乘挽彊之勇而有横擊詬吏之驕是以十天下之人九為游食惷朴愚鈍不能自遷者而後依於農此又非他彼逸而易安此勞而難處也以惰游之户轉增而耕桑之賦愈重曩時之十室共輸而猶不給者今且數家一夫矣雖有慈惠之長仁隱之吏尚不能存若慘斷擊搏之則將轉移於溝瀆矣今之課吏

者以賦歛無逋負為上以臣觀之足陛下之賦者誠所以害陛下之人耳若然則農桑之用既如彼惰游之衆又如此耕桑之賦重則戀本之心薄惰游之户衆則富庶之道乖此必然之理也今陛下誠能明考課之法減冗食之徒絶雕蟲不急之功罷商賈兼并之業潔浮圖之行峻簡稽之書薄農桑之傜興耕戰之術則惰游之户盡歸而戀本之心固矣戀本之心固則富庶之道興矣而貞觀開元之盛復矣若此則既往之失由前將來

之虞由後在陛下悠久戒之慎之而已至於主父偃乘七國并吞之後謀分裂而矯推恩管夷吾當諸侯爭奪之時先詐力而行寓令皆一時之權術也豈可謂明白四達與日月齊明於聖朝哉臣雖賤庸尚不敢陳王道於帝皇之日况權術乎此臣之所甚羞也故不及詳究言之臣伏讀聖策又見陛下以為執契則羣下用情躬親則庶官無黨以漢文尚學而衰盛業謂光武課吏職而昧通方以臣思之皆不然也夫委之於下而用其情

蓋考績之科廢而清濁之流濫也尚儒術而衰盛業蓋章句之學興而經緯之道喪也課吏職而昧通方蓋科察之法行而會計之期速也臣請條列而言之夫神農之斵耒耜教耕耨所以墾良田而植嘉穀也然而不能遏稂莠之滋焉其所以遏之者芟夷錢鎛之而已唐堯之闢朝廷宅百揆亦所以殖禹舜而種皋陶也又不能遏文粹作辨共工驩兜之逆焉其所以遏之者放棄殛誅之而已神農不以稂莠而廢耒耜之用故能存用器之方

唐堯不以四罪進而奪舜禹之任故能終任賢之道若此則陛下之所任顧何如耳豈可謂任之必不可哉至於考績之課廢章句之學與經緯之道衰會計之期速皆當今之極獘也幸陛下反漢元光武之事臣遲數而終之令國家之所謂與儒術者豈不以有通經文字之科乎其所謂通經者又不出於覆射數字明義者材至於辨 闕 章條是以中第者歲盈百數而通經之士篾然以是為通經固若是乎至於工文自試者則不過於雕

詞鏤句之材捜摘絶離之學茍或出於此者則公卿可坐致郎署可俯求崇樹風聲不由殿最連科者進速累捷者位高拱默因循者為清流行法蒞官者為俗吏以是為儒術又若是乎哉其所謂課吏職者豈不以朝廷有遷次進拔之用乎臣竊觀今之備朝選而不由文字者百無一二焉夫施衆網而加一禽尚不能得況張一目以羅萬品而望其飛者走者大者小者盡出乎其間其可得乎哉以此察羣吏羣吏又可察乎茍或不可察

又可任之而絕其私乎哉此所以陛下將執契而歎用
情念垂衣而懼不理蓋臣所謂課察之道不明也陛下
誠能使禮部以兩科求士凡自唐禮六典律令及國家
制度之書者用至於九經歷代吏能專其一者悉得謂
之學士以環貫大義而與道合符者為上第口習文理
者次之其詩賦判論以文自試者皆得謂之文士以經
緯今古理中是非者為上第藻績雅麗者次之凡自布
衣達於未隷朝省者悉得以兩科求士禮部第其高下

歸之吏部而寵秩之若此則儒術之道與而經緯之文盛矣吏部罷書判萬言之選設三式以任人一曰校能之式每歲以朝右崇重者一人與禮部郎校天下羣吏之理最在第一至第三者校定曰據其功狀而登進之牧宰字人之官籍之為理者則上賞行焉若此則遷次之道明而遲速之分定矣二曰任賢之式每歲内自僕射至於羣有司之正長外至於廉問節制者各舉稱朝選者一人外自牧守内至於百執事之立於朝者各舉

吏郡縣者一人因其所舉而授任之辨其考績而賞罰之不舉賢為不察舉不賢為不精不精與不察之罪同若此保任之法行而賢不肖之位殊矣三曰叙常之式其有業不通於學才不屬於文政不登於最行不知於人則限以停年課資之格而役任之若此則敷用之典恒而尺寸之才無所棄矣兩科立則羣材遂三式行則庶官當陛下乃執左契以御之惣樞極以正之委庶官如心目之運支體豈支體運而無效於心目乎察羣材

如明鏡之形美惡豈美惡形而逃隱於明鑑乎然後陛下闢四門使可言之路通明四目以天下之目視達四聰以天下之耳聽不私其言以為好惡端拱巖廊高居宸極以冕旒自蔽而秋毫必察以黈纊塞耳而聲響必聞則彼漢元章句之儒光武督責之術又惡足為陛下言之哉且臣聞之聖人在上人不夭札若臣者生未及壯𢧐陛下為君仁壽憪康未始有極何忽自若隳肝膽而言天下之事乎臣以為國家兵興以來天下之人㥏

怛悲愁五十年矣自陛下即位之後戴白之老莫不泣血而話開元之政臣恐此輩不及見陛下功成理定之化而先飲恨於窮泉此臣之所以汲汲於心者陛下能不憐察其意乎謹對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八十七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八十八

明 賀復徵 編

制策四

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策 唐皇甫湜

對臣伏見陛下徵天下之士親策於庭求賢思理亦云至矣然臣未知將以為虛策乎將以求其實効乎以為虛策則後之縉紳者觀書於太史氏曰天子之憂人如

此急賢如此徵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親禮而問之斯亦足以為名矣若以得人為務社稷之計為心則不宜待之如是也夫王者其尊集作道如天其威如神以詇隕越而不得自盡其所懷況乎坐之階庭試以文字拳曲俯僂承問而上對乎且天下之事難一二以疏舉臣所當言又有非臣下所宜聞知清問所不該文粹作說又鬱而不得發彊附之於篇考視者必以為餘煩又擯而不

得進文粹作通矣陛下何惜一賜臣容足之地於晃旒之前使得熟數之乎可采則行之無用則罷之何損於明也然臣不敢有望於是謹旁緣聖問粗竭愚瞽儻陛下憐察其志而寛其誅賜之當一作異日之間而卒其說則覆照之下形氣之生孰不甚幸制策曰蓋聞昔之令王體上聖之姿御大寧之時猶懼理之未至也求賢以致用猶懼動之不中也咨諫以聞道集作過矧惟寡昧膺受多福思負荷之重警風波之虞求賢諮諫豈敢怠忽至若

窮神知化以盛其德經緯文武集作經文緯武以大其業考古會極通教化之原明目達聰周視聽之表斯夙夜之所志也子大夫將何以匡逮集作連而致之乎此陛下之憂勤如此集作切至也臣聞堯舜以有天下為已之累而不以位為樂也臣又聞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失之也必在慢之今陛下念前王之戒而不敢怠忽思為國之經而不忘夙夜求賢咨諫延及微士集作賤臣有以見堯舜之心矣夫法天地之道以施政順陰陽之和以育物事

無不序動無不時此窮神知化之盛德也武以止殺禁暴則兵宜戢文以經邦濟時則化必行此經武緯文之大業也崇禮而明義好士而尊儒斥魏晉已降衰末之法稽周漢已踐（集作前）盛明之理（集作禮）斯考古會極之方也任賢而勿貳招諫而必行屏近習之邪（集作纖）佞進周行之骨鯁斯明目達聰之道也抑臣又聞先王所以不視而明不聽而聰披頸（集作拔斯）負之明斷非僻之緒其道易之也蓋左右僕御惟正之供必有知法（集作足信）者必有

知禮者坐集作出使足以盡情偽居常足以助聽覽左右之臣既如是矣而又曰以公卿大夫講論正事史書其舉官箴其闕以至於百工庶人莫不諫而謗焉濟濟之士為之股肱赳赳武夫為之爪牙此所以永有天下也今宰相之進見亦有數侍從之臣皆失其職百執事來奏集作朝請而退而律且有議及乘輿之誅未知為陛下出納喉舌者為誰乎為陛下爪牙者為誰乎日夕侍起居燕游集作游豫與之論臣下之是非賞罰之臧否者復何

人也股肱不得而接爪牙不足以衛其何獻替之有三句集作股肱不得而接何疾如之爪牙不得而衛其危甚矣美夫褻狎集作裔夷虧殘之徵褊集作偏險之徒皂隸之職豈可使之掌王命握兵柄內膂腹心之寄外當耳目之任乎此貞夫義士所以寒心銷志泣憤而不能已者文粹作也誠能復周之舊典去漢之末禍還諫官史官侍臣之職使之左右前後日延宰輔與論義理有位於朝者咸引而進之溫其色以安其意久其對以盡其詞可采者必有行犯者無罪王之爪士

宜擇公卿大臣揔統而分理之則政不足平刑不足措人不足和財不足豐蠻夷戎狄不足臣休徵嘉瑞不足致矣又何慮乎視聽之表有所不周乎制策曰自中代以還求理者繼作皆意甚砥礪而效難彰明莫不欲還朴厚而澆風常扇莫不欲遵儉約而侈物常貴莫不欲遠小人而巧諛常進莫不欲近莊士而忠直常疎莫不欲勉人於義而庶媤集作隅常不修莫不欲禁人之為非而抵冒常不息其所謬盭豈無根源者臣聞一日克已

復禮天下歸仁焉王者之謂也故人不從上之令而從其所行夫上古之君躬率已以集作正軌度其流集作信恕已及物自誠而明此所以其化如神天下如載也中代已還則異乎此至誠不著而欲任法以防人忠信不行而欲縱身以檢物雖砥礪其意而事實不符此所以有其意而無其効也夫欲人之朴厚而不先之以少私寡欲無為至誠所以澆風常扇也欲人之儉約而不率之以卑宮菲食沈珠貴穀所以侈物常貴也欲遠小人而

好悅耳之言所以巧諛常進也欲近莊士而惡拂心之慮所以忠直常疏也欲勉人於義而貪濁在位所以廉媿集作愧常不修也欲禁人為非而法則集作制不一所以抵冒常不息也則謬盭之本其在玆乎陛下誠能一皆反之其効可立彰明矣制策曰爰自近歲仍數大澤霜露所墜霑需必同滌瑕穢以道人心省徭役以豐物力蠲田租以厚農室葺國學以振儒風督廢職以補維綱備衆官以序賢俊庶繼先志臻乎治平而攺行者未聞

輸勞者未艾農者無以免艱食學者無以通微言立事之績未紀於庶工乏才之歎未輟於終食蠹於法者無不去而法未修明切於政者無不行而政未光大豈丕變其俗道廣而難濟乎豈不得其門事繁而每失乎佇聞嘉言無或隱諱者臣以陛下滌瑕穢而改行者未聞政之言集作不自其本故也夫欲人之改行率德慎在集作明賞罰不濫在集作滌瑕穢也故賞當善罰當惡天下曉然逃惡而趨善賞當功罰當罪天下脩然遠罪而趨功

(集作起功)則人自為理而上無為矣此堯舜之所以莅(集作利)天下也夫賞罰皆(集作者)報也賞之失稱罰之不當咎孰甚焉伏見兵興已來開權宜之道行茍且之政臺省之官王公之爵溢於國(集作州)郡遍於輿臺將帥之臣借緋紫而(集作於)使令定官位(集作員)而奏請名器均(集作輕)於土芥操柄擅於爪牙此其所以賞人而人不勸也州縣之斷獄月以千數連年累紀未聞有一疑獄而上(集作決)於朝者未聞有屈人而訴於王(集作闕)者豈天下長吏盡如

臯陶哉律令格式具而不遵鄉縣州府各自爲制所怒則専殺居常則臆斷人過且不知其所避而能自達不其難乎況乎賦役之不恒衣食之不足尚不懼死焉能避罪此其所以罰人而人不沮也賞之不勸罪之不沮欲人改行其或難焉雖滌其瑕穢惠奸貸法而已又何爲也伏惟陛下慎用賞賞必當功則天下之善勸矣慎用刑刑必當罪則天下之非沮矣夫擇人而任之則僭濫不作富庶而教之川文粹作富人而敎之則廉恥自生如是則

無所改其行無所滌其穢矣又何足憂之哉陛下省徭役而輸勞者未艾小惠未遍而有司長吏或壅而未承故也若陛下加惠而俯察之則物力何懼乎不豐勞者何憂乎未艾乎陛下蠲田租以厚農室而人猶艱食者生者猶少而費者猶多故也商乘堅而厭肥工執輕而仰給兵橫行而厚祿僧道無為而取資勞苦顛踣終歲乏絕集作砣砣瀕於死而為農者亦愚且少矣況乎兩稅不均失變通救弊之法百端橫賦隨長吏自為之政乎若

困工商老釋之邪末均集作輕田野布帛之徵稅禁集作蠲橫暴之賦減鎮防之兵則耕者如雲積者如山矣臣請再為陛下精言之夫賤瑰集作珍奇之貨斥雕琢之淫則工商之道自息矣黜異端之學使法不亂而教不煩則老釋之流當屏矣且天下所以蒽蒽川文粹作㬥㬥然者豈非以兵乎使稅之原集作學而可行集作不可蠲傜役者豈非以商乎今昆夷未平邊備未可去中夏或虞鎮防未可罷若此生集無此二字就其功則莫若減而練之可也今之將

帥勝任而知兵者亦寡矣怙衆以固權位行貨（集作賄）以結恩澤因循鹵莽保持富貴而已豈暇教訓以時服習其任（集作事）乎今若特加申飭使之教閲簡拳勇秀出之才斥（集作去）屠沽負販之黨則十分之士可省其五矣夫多而無用曷若少而必精乎又比者州府虛張名籍妄求供億盡没其給以豐其私今若核其名實糾以文法則五行之兵又可省其二矣夫衆之虛曷若寡之實乎一則以彊兵一則以寬賦若江淮州郡遠寇戍屬清平

自非具使令備儀注者一切可罷以其輕費代征繇薄(集作蕩)逋懸然後慎擇長吏曲加綏撫無(集作不)四三年則(集作而)家給而人和則橫暴不作賦斂自均至理而升平矣尚何虞於人猶艱食乎陛下葺國學以振儒風而微言尚(集作猶)鬱者蓋其所以(集作由)干祿而得仕者以章句記讀而不由義理故也若變其法則可以誅(集作除)其弊矣陛下督廢職以補維綱而立事之績未紀於庶工者庶工(二字集作實有司)之罪也今職備而不舉法具而不行諫

諍之官謚(集作備)員不聞直聲彈察之臣塞路未嘗直指公卿大夫則側合苟求(集作容)持禄養交為親戚計遷除領簿籍而已興利之臣專以聚斂計數(一有之不移三字)為務共理之吏專以附上剥下為功習以為常漸以成俗標異而圭角者悔吝旋及和光而溷泥者富貴立須雖陛下焦勞聰明如此之切至理何益矣伏請下明詔為畫一之法使居是官理是人職(集作奉)是法者必有明績然後許遷擢考功之殿最無敢阿比而干刑司則能者日

進不能者日退而庶工立事之績將褒揚記述之不暇矣陛下備衆官以序賢俊而乏才之歎未輟於終食者猶奉（集作由奉）上者遷之太亟居下者刻之太深故也古之取人也拔十得五猶以為多也曲輪直桷各適其用今則不然舉於禮部則曰幽昧凡陋而不可採選於吏部則曰聲名虛浮而不可用工文者則懼華而不實敦質者則懼朴而寡能冠蓋之族則以為因依微賤之人則以為幽險上求之愈切下搜（集作損）之彌深夫士何負於

有司而乃蹇頻之抑刻之如是哉才能如積欝抑居集作在下一朝闕輔集作將相之職卿士集無士字大夫之官求之不得則曰岳不降神時之乏人於是循環其所已用者遞遷居上者不知格限無間聲績或一時三集作趨拜或再歲九集作四遷是以位髙者能當也集作以是為適當然耳是仕進之門常闔而天子之官天子之權當途者五六人迭居持之而已以陛下之明聖夫豈不欲國之得人乎以宰相之公忠夫豈不欲人之足用乎蓋從來已乆因循

如是耳伏惟陛下曲（集作中）勅朝廷州府令每歲各舉所知於禮部吏部於計偕常選之中訪察推擇得其人則待以不次之位遇以非常之恩不得其人則必行殿最（集作罰）以懲渝（集作踰）濫則周之以寧舜之可封坐而致矣乏才之歎何有於聖朝乎陛下謂畫於法者無不去而法未修明切於政者無不行而政未光大者由有司長吏不得其人也捨人務政雖勤何益臣伏見赦書（集作令）節文周備纖悉然空文虛聲溢於視聽而實功厚惠未

有分寸及於蒼生主(集作聖)德不宣王澤不流雖陛下寤寐思理寀相憂勤奉職不可(集作又何)為也夫將直其枝必正其根朝廷乃根也州郡乃枝也今朝廷之號令有朝令(集作出)而夕改者矣主司之法或有昔(集作昨)破而今行者矣伏惟陛下正綱以張萬目澄源以清萬派則四方大幸矣由是言之非道廣而難濟事繁而愈失也實承詔將事者之罪耳制策曰周之受田有經制漢之力(集作田有恒數今疆畛相接半為豪家流傭(集作庸)無依率是

編户本為交易焉得貪(集作奪)富以補貧將欲因循是曰(集作豈)損多而益寡酌於中道其術如何者臣聞古之道不可變也古之法不必行也夏之桀殷之紂周之幽厲井田法非亡也而天下大亂我太宗玄宗井田法非修也而天下大理夫貞觀開元之際不受田而均不名田而贍者朝廷正法令行一人之術(集作宼)得以間一吏之犯得以除由此致也是法之舉化之成則田自均人自贍而天下陶然化矣豈待曲吏(川文粹作防)而事為(川文粹作制)

乎其與貞觀開元非異時也法苟未行政人集作茍失職徒易其制處集作更擾人斂怨而已矣集作耳制策曰取人惟其行不必文采令官惟其才不必資考然則行非造次而備察才非錯綜而徧知不必文采為重輕而士可進退不必資考為程準而吏有條貫適變矯枉渴集作合於良規者今之取士以文學集作字記讀為法其素履集作敦實行則無門而知使由文學集作字而進者往往犯奸贓集作賊為梟境此誠甚弊也乾元以還版籍斯環而所

在游寄莫知所從集作從來伏請勅天下人士未歸者一皆復貫願留者則令著籍置鄉校縣學州庠以教訓其子弟長育其才志自鄉升之縣自縣升之州自州升之禮部公卿子弟盡育集作養長於京輦者則使之必由太學然後登有司如是則其幼弱其壯老發言舉足云為趨進皆可得而知矣然後參以才藝試其器用誠取人之急務伏惟陛下裁之容集作若資考之集作以限其章句之庸才資廕之常調者宜仍舊貫四字集作而欲得賢能之士一皆

一作宜行臣嚮者之謀從有司長吏之舉其賞必行集無行字其法信焉可已也制策曰何方可以序六氣來百祥何施可以壽羣生仁衆姓徵於前訓而行據設於當代而易從勿猥勿并以稱朕意者臣聞古者山林藪澤皆有時禁動作之為害集無害字無差月令則六氣以序百祥以來而懷生之類莫不躋仁壽之域矣今捨此而不務殺胎毀卵傷仁撓和而使諸集作奉胡夷之法以正月五月九月斷天下之屠欲蓄物產而祈福祐斯亦誣集作無謂矣伏

惟陛下動遵月令悉前集作訓可據之文事稽時禁當代易從之道施之而不已執之而有恒則皇帝之美遠想於今日矣謹對

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策　劉蕡

策曰朕聞古先哲王之治也玄默無為端拱思道陶甿心以居簡凝日用而不宰厚下以立本推誠而建中繇是天人通陰陽和俗躋仁壽物無疵癘噫盛德之所臻敻乎其不可及也三代令主質文迭究百偽

滋熾風流寖微自漢而降足徵益寡朕顧惟昧道祗荷丕構奉若謨訓不敢怠荒任賢惕厲宵衣旰食詎追三五之遐軌庶紹祖宗之鴻緒而心有未達行有未孚由中及外闕政斯廣是以人不率化氣或堙厄災害竟歲播植愆時國廩罕蓄之九年之儲吏道多端徵三載之績京師諸夏之本也將以觀治而豪猾踰檢太學明教之源也期於變風而生徒隳業列郡在乎頒條而干禁或未絶百工在乎按度而淫巧或

末衰俗怙風靡訛積成蠹其擇官濟治也聽人以言則枝葉難辨御下以法則恥格不形其阜財發號也生之寡而食之衆煩於令而鮮於理思所以究此繆戾致之治平茲心浩然若涉淵冰故前詔有司博延羣彦佇啟宿懵冀臻時雍子大夫識古達今明於康濟造庭待問副朕虛懷必當箴主之闕辨政之疵明綱條之致叅稽富庶之所急何施斯革於前弊何澤斯惠於下土何修而治古可近何道而和氣克充推

之本原著於條對至於夷吾輕重之權孰臻於理嚴尤底定之策孰叶於時元凱之考課何先叔子之克平何務推此龜鑑擇乎中庸期在洽聞朕將親覽

對曰臣誠不佞有匡國致君之術無位而不得行有犯顔敢諫之心無路而不得達懷憤抑鬱思有時而發常欲與庶人議於道商旅謗於市得通上聽一悟主心雖被妖言之罪無所悔焉况逢陛下以至德嗣興以大明垂照詢求過闕咨訪謨猷制詔中外舉直言極諫者臣

既辱斯舉專承大問敢不悉意以言至於上之所忌時之所禁權倖之所諱惡有司之所予奪臣愚不識伏惟陛下少加優容不使聖朝有讜言而受戮者乃天下之幸也臣昧死以對伏惟聖策有思古先之理念玄默之化將欲通天人以濟俗和陰陽以煦物見陛下慕道之深也臣以爲哲王之理其則不遠惟陛下致之之道何如耳伏惟聖策有祇荷丕構而不敢荒寧奉若謨訓而罔有怠忽見陛下憂勞之至也若夫任賢惕厲宵衣旰

食宜黜左右之纖佞進股肱之大臣若夫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代之成敗心有未達以下情壅而不得上通行有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浹欲人之化也在修己以先之欲氣之和也在遂性以導之救災患在致乎精誠廣播殖在視乎食力國廪罕蓄本乎冗食尚繁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豪猾踰檢由中外之法殊生徒隳業由學校之官廢列郡干禁由授任非人百工淫巧由制度不立伏惟聖策有擇官濟治

之心阜財發號之數見陛下教化之本也且進人以行則枝葉安有難別乎防下以禮則恥格安有不行乎念生寡而食衆可罷斥惰游念令煩而理鮮要察其行否博延羣彥顧陛下必納其言造庭待問則小臣安敢愛死伏惟聖策有求賢箴闕之言審政辨疵之念見陛下諮訪之勤也遂小臣屏奸豪之志則奬革於前守陛下念康濟之心則惠敷於下邪正之道分則治古可近禮樂之方著則和氣克充至若夷吾之法非皇王之權嚴

尤所陳無最上之策元凱之所先不若唐虞之攷績叔子之所務不若重華之無干俱非大德之中庸末為上聖之龜鑑何足以為陛下道之哉或有以繫安危之機兆存亡之變者臣請披瀝肝膽為陛下别白而重言之臣前所謂哲王之理其則不遠者在陛下慎思之力行之始終不懈而已臣謹按春秋元者氣之始也春者歲之始也春秋以元加於歲以春加於王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始也又舉時以終歲舉月以終時春秋雖

無事必書首月以存時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終也王者動作終始必法於天者以其運行不息也陛下既能勤其始又能謹其終懋而修之勤而行之則可以執契而居簡無為而不宰廣立本之大業崇建中之盛德矣又安有三代循環之弊而為百僞滋熾之漸乎臣故曰惟陛下致之之道何如耳臣前謂若夫任賢惕厲宵衣旰食宜黜左右之纎佞進股肱之大臣者實以陛下憂勞之至也臣聞不宜憂而憂者國必衰宜憂而不

憂者國必危今陛下不以國家存亡之事社稷安危之策而降於清問臣未知陛下以布衣之不足以定大計邪或萬幾之勤而聖慮有所未至邪不然何宜憂而不憂者乎臣以為陛下所宜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此四者國家已然之兆故臣謂聖慮宜先及之夫帝業既艱難而成之故不可容易而守之昔太祖肇其基高祖勤其績太宗定其業玄宗繼其明至於陛下二百有餘載矣其間明聖相因擾亂繼作

未有不委用賢士親近正人而能紹興其徽烈者也或一日不念則顛覆大器宗廟之恥萬古為恨臣謹按春秋人君之道在體元以居正者昔董仲舒為漢武帝言其略矣其所未盡者臣得為陛下備而論之夫繼故必書即位所以正其始也終必書所終之地所以正其終也故為君者所發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臣謹按春秋閽弑吳子餘祭不書其君春秋譏其疎遠賢士暱近刑人有不君之道矣伏惟陛下

思祖宗開國之勤念春秋繼故之誡將明法度之端則發正言而履正道將杜篡弑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外專陛下之命内竊陛下之權威懾朝廷勢傾海内羣臣莫敢指其狀天下不得制其心禍稔蕭牆奸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此宫闈將變也臣謹按春秋定公元年春王不言正月者春秋以其先君不得正其終故後君

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今忠賢無腹心之寄閹寺持廢立之權陷先君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況皇儲未建郊祀未修將相之職不歸名分之宜不定此社稷之所以將危也臣謹按春秋王子札殺召伯毛伯春秋之義兩下相殺不書而此書者重其專王命也且天之所授者在君君之所操者在命操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侵其命而專之者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將傾也臣謹按春秋晉趙鞅以晉陽之

兵叛入於晉書其歸者以其能逐君側之惡人以安其君故春秋善之今威柄凌夷藩臣跋扈或有不達人臣大節而首亂者以安君為名不究春秋之徵而稱兵者以逐惡為義則刑政不由乎天子征伐必自於諸侯此海內之所以將亂也又樊噲排闥而雪涕哀盎當車以振詞京房發憤以殞身竇武不顧而畢命此皆陛下明知之矣臣謹按春秋晉狐射姑殺陽處父書襄公殺之者以其上漏言也襄公不能固陰重之戒處父所以及

戕賊之禍春秋非之夫上漏其情則下不敢盡意上泄其事則下不敢盡言傳有造膝詭辭之文易有失身害成之戒今公卿大臣非不能為陛下言之慮陛下必不能用之陛下既忽之而不用必泄其言臣下既言之而不行必嬰其禍適足以鉗直臣之口重奸臣之威是以欲盡其言則起失身之懼欲盡其意則有害成之憂故徘徊鬱塞以俟陛下感悟然後盡其啟沃耳陛下何不以聽朝之餘時御便殿召當時賢相與舊德老臣訪持

變扶危之謀求定傾救亂之術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凌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能治於前當治於後既不能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虔奉典謨克承丕構終任賢之効無旰食之憂矣臣前所謂若夫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時之成敗臣聞堯舜之為君而天下之大治者以其能任九官四岳十二牧不失其舉不二其業不侵其職居官惟其能左右惟其賢元凱在下雖微必

舉四凶在朝雖彊必誅攷其安危明其取舍至秦之二世漢之元成咸欲措國如唐虞致君如堯舜而終敗亡者以其不見安危之機不知取舍之道不任大臣不辨奸人不親忠良不遠讒佞伏惟陛下察唐虞之所以興而景行於前鑒秦漢之所以亡而戒懼於後陛下毋謂廟堂無賢相庶官無賢士今紀綱未絕典刑猶在人誰不欲自致為王臣致時為太平陛下何忽而不用之邪又有居官非其能左右非其賢其惡如四凶其詐如趙

高其奸如恭顯陛下又何憚而不去之邪神器固有歸天命固有分祖廟固有靈忠臣固有心陛下其念之哉昔秦之亡也失於彊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彊暴則賊臣死傷而害上微弱則奸臣竊權而震主伏見敬宗皇帝不虞亡秦之禍不剪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則祖宗之鴻業可紹三五之遐軌可追矣臣前所謂陛下心有所未達以下情塞而不得上通行有所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浹者且百姓有塗炭之苦

陛下無由而知則陛下有子育之心百姓無由而信臣
謹按春秋書梁亡不書取者梁自亡也以其思慮昏而
耳目塞上出惡政人為寇盜皆不知其所以然自取其
滅亡也臣聞國君之所以尊者重其社稷也社稷之所
以重者存其百姓也茍百姓之不存則社稷不得固其
重茍社稷之不重則國君不得保其尊故治天下不可
不知百姓之情夫百姓者陛下之赤子也陛下宜令仁
慈者親育之如母之乳哺焉如師之教導焉故人信於

上也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今或不然陛下親其貴倖分曹運署補除卒吏名致賓客因其貨賂假其氣勢大者統藩方小者為牧守居上無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居下無忠誠之節而有奸欺之罪故人之於上也畏之如豺狼惡之如讐敵今海内困窮處處流散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鰥寡孤獨者不得存老幼疾病者不得養加以國之權柄專在左右貪臣聚斂以固寵奸吏因緣而弄法寃痛之聲上達於九天下流於九泉鬼

神怨怒陰陽愆錯君門萬里而不得告訴士人無所歸
化百姓無所歸命官亂人貧盜賊並起土崩之勢憂在
旦夕即不幸因之以疾癘繼之以凶荒臣恐陳勝吳廣
不獨起於秦赤眉黃巾不獨起於漢故臣所以為陛下
發憤扼腕痛心泣血爾如此則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
何由而知之陛下有子育之心百姓安得而信之乎致
使陛下行有所未孚心有所未達者固其然也臣聞昔
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

然而紀綱日紊國祚日衰奸宄日彊黎元日困者以其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自陛下御宇憂勤兆庶屢降德音四海之内莫不抗首而長思自喜復生於死亡之中也伏惟陛下慎終如始以塞萬方之望誠能揭國權以歸其相持兵柄以歸其將去貪臣聚斂之政除奸吏因緣之害惟忠賢是近惟正直是用内寵便嬖無所聽焉選清慎之官擇仁惠之長㩲之以利煦之以和教之以孝慈道之以德義去耳目之壅通上下之情

俾萬國歡康兆民蘇息則心無不達行無不孚矣臣前所謂欲人之化也在修己以先之者臣聞德以修己教以導人修以德則人不勸而自至導以教則人敦行而率從是以君子欲政教必行也故以身先之欲人之從化也故以道御之今陛下先之以身而政未必行御之以道而人未從化豈不以立教之旨未盡其方也夫立教之方在乎君以明制之臣以忠行之君以知人為明臣以匡時為忠知人則任賢而去邪匡時則固本而守

法賢不任則重賞不足以勸善邪不去則嚴刑不足以禁非本不固則民流法不守則政散而欲教之使必至化之使必行不可得也陛下能斥姦邪不私其左右舉賢正不遺其疏遠則化浹於朝廷矣愛人以敦本分職而奉法修其身以及其人始於中而成於外則化行於天下矣臣前所謂欲氣之和也在遂其性以導之者當納人於仁壽也欲人之仁壽在乎立制度修教化制度立則財用省財用省則賦斂輕賦斂輕則人富矣教化

修則爭競息爭競息則刑罰清刑罰清則人安矣既富矣則仁義興焉既安矣則壽考至焉仁義之心感於下和平之氣應於上故災害不作休祥荐臻四方底寧萬物咸遂矣臣前所謂救災旱在致乎精誠者臣謹按春秋僖公二年之中三書不雨者以其人君有恤人之志也文公三年之中一書不雨者以其君無憫人之心也故僖公致精誠而旱不害物文公無憫恤而旱則成災陛下誠能有卹人之心則無成災之變矣臣前所謂廣

播殖在視乎食力者臣謹按春秋君人者必時視人之所勤人勤於力則功築罕人勤於財則貢賦少人勤於食則百事廢今財食與人力皆勤矣願陛下廢百事之勞廣三時之務則播殖不愆矣臣前所謂國廪罕蓄本乎冗食尚繁者臣謹按春秋臧孫辰告糴於齊春秋譏其國無九年之蓄一年不登而百姓饑臣願斥遊惰之人以篤其耕食省不急之費以贍其黎元則廪蓄不乏矣臣前所謂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者由國家取人

不盡其材任人不明其效故也今陛下之用人也求其聲而不得其實故人之趨進也務其末而不務其本臣願嚴考課之法定選署之制則多端之吏息矣臣前所謂豪猾踰檢由中外之法殊者以其官禁不一也臣謹按春秋齊桓公盟諸侯不以日而葵丘之盟特以日者美其能宣明天子之禁率奉王官之法故春秋備而書之夫官者五帝三王之所建也法者高祖太宗之所制也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又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

北司之局或犯禁於南則亡命於北或正刑於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又由兵農勢異而中外法殊也臣聞古者因井田而制軍賦間農事而修武備提封約卒乘之數命將在公卿之列故兵農一致而文武同方可以保乂邦家式遏禍亂暨太宗皇帝肇建邦典亦置府兵臺省軍衛文武參掌居閒歲則櫜弓力穡將有事則釋耒荷戈所以修復古制不廢舊物今則不然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六軍不知兵事止於養勲

階軍容舍中官之政戎律附内臣之職首一戴武弁嫉
文吏如仇讐足一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翦
除凶逆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
足以侵軼里閭羈紲藩臣干凌宰輔隳裂王度汩亂朝
經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
有藏奸觀釁之心無仗節死難之義豈先王經文緯武
之旨邪臣願陛下貫文武之道均兵農之功正貴賤之
名一中外之法還軍衛之職修省署之官近崇貞觀之

規遠復成周之制自邦畿以刑于萬國始天子以達諸侯則可以制豪猾之彊無踰檢之患矣臣前所謂生徒墮業由學校之官廢者蓋以國家貴其祿而賤其能先其身而後其行故庶官乏通經之學諸生無修業之心矣臣前所謂列郡干禁由授任非其人者臣以為刺史之任理亂之根本繫焉朝廷之法制在焉權可以抑豪猾恩可以惠孤寡彊可以禦奸寇政可以移風俗其將校有曾經戰陣及功臣子弟各請隨宜酬賞如無治人之

術者不當任此官則絕干禁之患矣臣前所謂百工淫巧由制度不定者臣請以官位祿秩制其器用車服禁人金銀珠玉錦繡雕縷不蓄於私室則無蕩心之巧矣臣前所謂辯枝葉者由攻言以詢行也臣前所謂刑於恥格者由導德而齊禮也臣前所謂念生寡而食衆可罷斥惰遊者已備之於前矣臣前所謂令煩而理解要察其行否者臣聞號令者乃理國之具也君審而出之臣奉而行之或虧上者罪在不赦今陛下令煩而理解

得非持之者有所儆欺乎臣前所謂愽延羣彦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庭侍問則小臣不敢愛死者臣聞晁錯為漢畫削諸侯之策非不知禍之將至也忠臣之心壯夫之節苟利社稷死無悔焉今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僇蓋所以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一命之寵哉昔龍逢死而起殷比干死而起周韓非死而起漢陳蕃死而起魏今臣之來也有司或不敢薦臣之言陛下又無以察臣之心退必受戮於

權臣之手臣幸得從四子遊於地下固臣之願也所不知殺臣者臣死之後將孰為啟之哉至於人主之闕政教之疵革前之弊臣既言之矣若乃流下土之惠修近古之理而致其和平者在陛下行之而已然上之所陳者實以臣親奉聖問敢不條對雖臣之愚以為未及教化之大端皇王之要道伏惟陛下事天地以教人敬奉宗廟以教人孝養高年以教人悌長字百姓以教人慈幼調元氣以煦育扇太和以仁壽可以逍遙無為垂拱

成化至若念陶鈞之道在擇宰相而任之使權造物之柄念保定之功在擇將帥而任之使修閫外之寄念百度之未貞在擇庶官而任之使專職業之守念百姓之愁痛在擇長吏而任之使明惠育之術自然言足以為天下教行足以為天下法仁足以勸善義足以禁非又何必宵衣旰食勞神惕慮然後以致其理哉